

妖里妖气的故事

赵 焰

我所在的城市，每到中秋之际，丹桂飘香，满城馥郁。傍晚在大蜀山下散步，晚风无所来去，鸟声此起彼落，花朵摇曳，香气弥漫，看山影和月亮一起落入池塘，其后碎影潋滟，让人失魂落魄，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恍惚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，熬过夏天的赤日炎炎、疲惫懒乏，此时清凉扑面，有劫后余生的明晰和清醒。桂花，是夏季热浪的否极泰来，有点像不谙世事的少女，在经历了一个季节的幻变之后，突然间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。

我打小不成器，一直不懂得专注和认真，又难逃三分浪漫和骚性——看电影，最喜欢的人物是《深入虎穴》里面的女特务；看书，最爱读的是《西游记》中的女儿国章节；最渴望见到的人，是《聊斋志异》中天真活泼、小家碧玉的婴宁；最感到好奇的，是蛇蝎般狠毒的姐己长什么样，为什么柔软无骨的赵飞燕可以在人手掌上跳舞。

直到不惑之年，我才知道，自己憧憬和亲近的，其实是一种轻盈和自由，是对庸常的不满和叛逆。那些不只是妖魅，还是反常和非常，是一种超越的渴望。日常生活一直是吃吃喝喝玩玩，烟火氤氲，热闹踏实，人对之不满足，有叛逆精神以及独特之想法实属正常。我喜欢“妖”，是因为离经叛道，也是对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期待。

妖是曼妙，带有某种诗意；妖还是暧昧，是界线的模糊。妖不只是性别的超越，还是善恶等一切概念的转化。《山海经》里说到上古的十位妖女，均弱柳扶风，美艳不可方物，可是法术通天，妖而不乱，妖而不冶，这真是妖精的大境界。妖有更深层次的灵，超越庸常，也更有魅力，像黑暗中不明就理的星辰。中国文化出自农耕文明，模糊务实，亦步亦趋，有时候不免呆板拘谨、非白即黑，缺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妖，以幻想弥补了自身的不足，有更广阔的空间，超越了诸多界限，伸缩性更大，有更具弹性的边界。自《诗经》开始的古代文学，包括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明清话本小说，我最喜欢的是唐传奇，元气饱满，豪迈爽朗，激情四溢，充满人世间的快意恩仇。宋与唐相

比，思维更理性周到，幽微深邃，阳刚不足，阴柔有余。两者各有各的魅力：阳刚，有阳刚的大气；阴柔，有阴柔的妖冶。

凡事只要能发挥到极致，超乎寻常，便可以转化为曼妙的艺术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写作《宋刺》的同

暴风雨前的兀自绽放。

文字的行走，一直像一条开满花草的小径：既可以指向到达某个目标，也可以用来漫步，或者转而探索自己、观照自己、平复自己。它的本质，既有出发的使命，也有回归的意义，提醒你意识到一些本



时，也试写了这一组“宋传奇”，算是对紧张写作的调剂，以松弛的调性赋予那段历史以浪漫，将暴力、情色以及诡异的故事转化为一种淡然审美。传奇，必须有故事，这是一定的。故事中的现代性，也是我竭力想发掘的。诸多传统故事再怎么好，若无现代性，等于咀嚼别人嚼过的馍，满嘴都是老蜡的味道。现代性是一种“生鲜”，也是一种“别意”，有超越古典呆板而狭隘的审美，有“生活在别处”的迷茫，有健康纯正的人文价值观以及人性的不确定……从时代的角度来说，现代性就是不“隔”现代人，具有“脉动”，让人感到亲切而自然，与现代人的思维、习性、温度相吻合，不是“死而复生”，而是“借尸还魂”。世上诸多留存，包括文字和绘画，时常让我们目睹一个木讷、笨拙、迂腐的古人，这是不准确的。古人也跟现代人一样，不仅拥有欲望，还是幽默的、风趣的、生动的，有着丰沛而独特的情感和灵魂。现代性，就是从更为细致的视角发掘幽微的人心，发掘生活的机趣，寻找有况味的，甚至荒诞而有诗意的故事。这组故事的创作，就是基于这样的初衷，或许它们不是深刻的，却是有意蕴的；不是离奇的，却是有趣味的；不是灵动的，却是隽永的……妖而不乱，妖而不冶，更接近于风行水上，或是老树静潭里的柳条鱼，或是几株野花在

原，意识到生命形式不仅仅是作为人，也是作为花鸟虫豸、草木尘埃而存在。人到中年之后，我越来越喜欢的，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，不是身处其中，而是学会从容，保持静观。我喜欢的写作风格，不是化简为繁，人为地增加唠叨、琐屑和低俗，而是单纯、悠缓、自得，既具有东方的智慧和灵动，也带有西方的哲思和敬畏；既有见怪不怪的冷静、淡定和从容，也暗藏着智慧的狡黠、灵性和洒脱……在我看来，气息即风格，腔调即层次，态度即境界，唯有这样的姿态，才是一览众山小的。至于写作，我希望能写一部自由随意的书，举重若轻，自然而然，草长莺飞，叶舒花开，带有成竹于胸的雍容，觉悟有情的佛老气。东方文化一直有着物老成精的传统和趣味，若是有一种写作，能在年迈之时一直伴随着你，让你直面、忘却、体恤、提升的话，那么，这样的文字，于人于己都是功德圆满的。

仙气也好，妖气也好，佛老气也好，其实都是一种超越：超越平庸，超越桎梏，超越时空。若以生命为标志，则是超越生存规则，舍弃相关的琐屑、纠缠和贪念，呈现出高妙和高远。仙妖之气，在传统书法和绘画中还有留存，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个性、高妙的境界、超然的淡泊，在文字上却一直难得意蕴，不见本真。诸多文章和典籍只

见各式各样的矫揉造作，很难见到灵智和生趣，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这也难怪，有几人能穿越肤浅和狭隘，体味到峻洁和高蹈，从平淡中领略到禅意的美妙呢？

扎入邃远的深潭也苦。岁月湍急，湖海飘零，时光诡异，各种因缘与造化左右着世事和命运。这三年写《宋忆》和《宋刺》，正是疫情肆虐的时候。时光变得漫长、破碎，也变得荒诞和不真实。心情腐烂的同时，我更多以埋首伏案，坠入仙狐的古井深渊，或者遁入鬼怪的枯枝寒林来逃避暗黑。等有一天我懵懂而迷茫地抬起头来，长吁一口气，终于完成了这组妖娆、狡黠、诡异、阴湿的作品，之后去体检，没想到各项健康指标都“滑坡”严重。我不由得苦笑，这是三年苦思冥想，妖魅之气倒逼入身体的结果吗？也许，频繁地“出入”阴阳两界，身体也有相应的变化和感受。这同样是一件有意思的事。

某一个周末，我又一次驾车去了徽州。春天的江南淫雨霏霏，我不喜欢下雨，可是我喜欢听淅沥的雨声，喜欢雨中风景的不真实感。在一个残垣断壁的老祠堂里，刚迈过门槛，就见到左上方的昏晃里有一张硕大的蜘蛛网，上面蹲伏着一只如婴儿拳头大小的蜘蛛，正怔怔地看着我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彼此对视，像现实对历史的凝视，也像历史对现实的回望。那时太阳正穿出云层，一缕阳光从天井的侧斜方射进来，直直地照在蜘蛛网上。蛛网晶晶，蜘蛛玄黑，越发显得诡异了。我蓦然一惊，想到我们之间其实还是有相像之处的：它结的是生命之网，我结的是文字之网，我们都是以时光为代价，以网织就自己的一方天地。我期待着化蛹为蝶的那一刻。生命也好，文字也好，是真的具有轮回的意义——你若是静心思索，就会明白，有些文字根本不是写出来的，而是天造地设、融会贯通，得以接受某种暗示，以抵达和临摹方能生发的。就如同蚕，在嚼食和消化了蚕叶，又吞没了绵长的时光后，才能吐出晶莹的丝来。

此文为《宋忆》后记。作者曾任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、二级教授，现居合肥。出版各类图书40多种，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
著名作家赵焰近日推出了“赵焰文集第四卷·新历史小说专辑”，共分为三本：《宋刺》《宋忆》和《异瞳》。《宋刺》是长篇小说，写的是“烛影斧声”的故事，围绕着“宋朝第一大案”开宝九年十月十日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汴京皇城万岁宫莫名驾崩，展开精彩的情节：华山陈抟道长年轻的弟子清风受密示，及师兄顾闳中画作的启发，试图秘密调查赵匡胤莫名暴死案。在想象和推理的基础上，清风最终绘就长卷《烛影斧声图》，还原了这一惊天大案的全过程。

中短篇小说集《宋忆》，讲述的是宋徽宗赵佶在历经“靖康之难”到了北方边地五国城后，一直跟身边的画师王希孟喃喃叙述曾经的经历和故事。王希孟将此记录下来，于是就有了《宋忆》。这一本书，是宋徽宗的赵佶的“一千零一夜”，很独特地展示了宋朝的人文风情，字里行间充满了隽永而芬芳的禅意。

长篇小说《异瞳》，对《三国演义》中关云长“千里走单骑”的故事进行解构，构建了貂蝉与关羽相伴而行的情节，以现代人性角度重新诠释和塑造了其中的人与物。

三部小说，又不仅仅是故事，还有故事背后的意蕴：《宋刺》扑朔迷离的悬疑故事背后，孱杂着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，还是北宋风情风景的再现。小说笔法高妙敏感，仿佛古琴弹奏，风声鹤唳中，尽是苍茫幽旷、地老天荒。《宋忆》“一千零一夜”般的故事中，表面上是孤云出岫、静水流深，可是在骨子里，尽是万壑松风、秋水长天。至于《异瞳》，一切出人意料，除刀光剑影的打斗外，还纠缠着爱恨交加的情仇，充盈着人性的宽阔、幽微和悲悯的哲学内涵，比正史有趣，比戏说庄严。

